

坊间纪事

因果

□ 崔立

说两个故事。
故事之一。多年之前，我在嘉定，帮一个刚创业的同事管一个工程。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骑了辆电瓶车、脸上带着微笑的年轻男人停在了我的门口。我说，你是谁？他说，我叫小股，是总公司派来，协助你们项目的。于是，这个叫小股的年轻男人从此进入了我的世界。

之后，我离开嘉定，换了若干工作，一度不尽如人意。小股也几多波折，之后给一个老板管咖啡厅。我们时不时有所联络，多半是小股主动发短信：最近在忙什么呢？带着家人，来嘉定喝咖啡吧。

在我算是低谷的一段时间，我带着家人，还真去了趟嘉定，小股开车带着我们去了当年我们做的项目。那里早已认不出来。郁郁葱葱地，以前种下的树木都长粗长高，也更有朝气了。小股还在他的咖啡馆热情招待了我，要了一个包间，一桌子热气腾腾的菜。回程，小股又再三说，有空了，随时来玩。我说，好。

不知道算不算时来运转，我谋了一个差，多少也管了一点事。小股来我那转了一圈。他说，我想投资，开早餐店。我说，行，我帮你联系。小股还说，我还准备拉朋友来开便利店。我说，没问题。

我拨打电话，联系负责招租的外包单位。电话从他们的现场负责，打到了老总那里。租金、物业费，包括别的要求，我帮着一起谈。对方开玩笑说，这店，又不是你要租，需要这么尽心尽力吗？我笑了，说，那是我兄弟，你说需不需要？

故事之二。我父亲，有一个弟弟，亲弟弟。若干年之前，爷爷从上海第一纺织机械厂退休，当时有顶替的制度，父亲，他弟弟，两者选其一。他弟弟说，哥，你让我顶替吧，将来你的香烟，我都包了。就此，父亲主动放弃。似乎，从记事起，我也没看见过父亲抽他弟弟给他的烟。父亲的烟，都是他自己买的。

奶奶过世后，父亲的弟弟坚持要把爷爷从生活一辈子的崇明乡下搬到上海住。爷爷每个月

手机语文

也谈“掉书袋”

□ 路来森

微信“不了主”，于微信上“亮”书房，顺便留言曰：“读书后同朋友交流，要掉书袋，要卖弄，要吹牛。这是很好的习惯，能帮助记忆！”
“掉书袋”，《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讽刺人爱引用古书词句，卖弄才学。语出宋马令《南唐书·彭利言传》：“对家人稚子，下逮奴隶，言必据书史，断章破句，以代常谈，俗谓之掉书袋。”

词语，原本贬义，讽刺卖弄学问之人——特别是卖弄古书，喜欢引经据典。

而如微信“不了主”之理解、运用，则属逆向思维，反其意而用之，也算是对“掉书袋”一词，别是一解。

我是极其赞同微信“不了主”的观点的，如果我们逆向思考一下，“掉书袋”，不仅可行，而且还是大有益处的。

首先，能够“掉书袋”，说明其人有“本钱”。

其人，曾经读过几本书，而且还有可能是经典书，例如“四书五经”之类。“本钱”，是阅读的结果，而“经典”，又是民族文化积累、提炼的精华；如果人人都喜欢阅读，喜欢读“经典”，人人都有自己一定的“本钱”，那么，整个民族的文化精粹，就会得到传承，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也就跟着提高了。

现在，我们常说“酒好也怕巷子深”，同样，一个人肚子里有文化，适当以“掉书袋”的形式表达、宣传一下，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一定要文化人闭上嘴呢？余英时在《师友记注》中记述钱钟书先生，于1979年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在一次报告会上，他作主旨发言，发言时，他交替使用多种外语，语惊四座。在有些人看来，这就是“显摆”，或者说是一种更高形

树之生命木之心

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十年的采访笔录，分为天、地、人三卷。书中记录了奈良的法隆寺最后一代专职宫殿大木匠西冈常一传承下来的宫殿木匠的日常、技艺与身体力行的工匠精神。

理论上说，木匠是树木的敌人吧。庄子说过，山林间的树木，是以“不才”得以保全，是谓无用之用。那么木匠们是如何对待树木的呢？书中这样写到：古代工匠们口口相传保留下来的口诀有：“营造伽蓝不买木材而是直接买山。”“要按照树的生长方位使用。”“堂塔的木构不按寸法而要按树的癖性构建。”

这话听起来夸张，好像工匠们也是需要世界观的，知道日本匠人所言不虛，是因为在奈良东大寺的亲眼所见。这座世界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建筑，正面宽57米，深50米，高48.74米，这个规模还是重建后缩小了的，原来的比现在还要高大。寺院正门前竖立着18根长约30米，直径约1米的大木柱，我和朋友三人合围之尚嫌不足。事后与懂建筑的朋友聊起，她慨叹今人再造不出这样的建筑。我不免疑惑，难道是技艺失传了吗？朋友笑道，技艺还在，原因是木头，已经

找不到建造大殿的巨木了，就连东大寺佛殿前的柱子也是捆绑起来的。

怪不得工匠们建造寺院要直接买山呢，怕是要几代匠人才能等到适合建造寺院的木材吧。所以，所谓工匠精神，核心就是缓慢，专注。心甘情愿，不卑不亢地等待自然的赐予，磨砺自己的手艺，这里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懂得等待是很了不起的品性，纪德说：我生活在妙不可言的等待中，等待随便哪种未来。在与大自然的关心中，懂得等待与顺应，相信大自然自有最好的安排，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最高智慧。

把人与草木平等看作大自然的一部分，乡村的语言里，伐树要用一个“杀”字，用词里有对树之生命的敬畏。的确，相对于人的生命，树的生命更浩大，所以才有“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话。阿城在《树王》里写知青们第一次来到巨树之下，“手摸上去又温温的似乎一跳一跳，令人疑心这树有脉。我生平从未见过这样大的树，一时竟脑子空空如洗，慢慢就羞悔枉生一张嘴，说不得唱不得，倘若发音，必如野

兽一般。”自然的伟力面前，正常的人必如阿城一般惶惑，甚至羞悔。

现下的人，爱树的人少，玩木头的人多。其实，木是死了的树，没了生命，木之心还在。可玩木头的人多数是拿它们当钱喜欢着，这个几万，那个几十万、上百万。少有人在意年轮赋予它们的纹理，岁月和阳光沉淀在肌理中的香气。就像有人收崖柏，只因它升值快，值钱了，却说不上它到底哪里好。宁愿对崖柏一见倾心，是因为残木的肌理中，和草书的线条一般，让我看见了风。

把有生命和灵性的东西当钱喜欢着，大概就是冥顽不灵吧。读《红楼梦》免不了感慨，金玉良缘有什么意思？硬邦邦冷冰冰的。黛玉总说自己是木石之人，与宝玉所有的也不过是木石前盟，因为不管是灌溉之恩，还是还泪之情，都是有生命的，有成长和成全在里面。

春天就要来啦，草木有本心，静心聆听，它们一定是在说，傲慢的世人啊，手脚轻些，我醒来之前，莫扰了我的梦。



心灵小品

老家的榆树

□ 王玉河

老家的榆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树木家族中是极为普通的一员，它没有松树的挺拔，也没有柳树的婀娜，更没有名贵树种的高傲，但有一点我认为是其他树种比不了的，那就是它的顽强和坚韧。

我的老家在东阿，地处鲁西地区，记得小时候，这里干旱少雨，到处都是盐碱地，别说种树了，就是庄稼也是长得一般，收成少得可怜。但榆树易生好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极强，它们耐干旱，耐盐碱，荒滩碱沟经常是它们扎根的地方。榆树生于无意——随风飘来的榆钱只要有地方落脚，它都可以生根发芽，俗话说“落到哪里哪里长”。老家的榆树之所以易生好活，源自其根须发达，且扎得深。幼苗期的小榆树要经历无数次的摧残，不是被食草动物吃掉，就是被小孩当作猪草或养蚕的饲料割掉，有时候连根都被人挖了出来，剩余的毛根上还会萌发出新枝，多次的摧残和重生使这些榆树长得越来越旺盛。那些有幸长大一点的榆树，都是躲过了这般劫难的幸运者。而这些幸运者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大可合抱，小到碗粗，皮呈灰黑色，凹凸鳞皴，坚韧厚实。在寒冷的冬天，风雪漫天的时候，那一条条坚挺的枝丫指向空中，发出低沉的吼声或默默的嘶鸣，而一旦春风化雨，它又会枝繁叶茂，给大地送来

说槐

□ 韩子奎

近读散文集《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发现书中“槐花深一寸”一文，有多处误将“刺槐”树与“国槐”树混作一谈。

鉴于该书的简介中称：多篇文章被设计成高考、中考语文现代阅读试题。有文章入选中学课本及中等专科学校《语文教材》。而且一版再版，所以有必要对该文中的错误，加以分辨和诠释，以免读者尤其莘莘学子误读、误信、误传。

槐树有国槐、洋槐的分野。“槐花深一寸”一文，从题目到内容通篇二十六处出现“槐”以及“槐花”一词，皆未言明何种槐树以及何种槐树之花。而从文中所描述的“随便摘取一朵，放在嘴里嚼，舔啊，糖一样的甜。巧妇做槐花饼，槐花糖。吃的人打嘴不丢。家里养的羊，那些日子也有了嘴福，把槐花当正餐吃的”。以及用来描写槐花颜色的“槐花的白”，“仰头望向那树白”等等字句，显然写的是洋槐，而不是国槐。因为甜的味道只能出自洋槐，作“槐花饼”“槐花糖”的原料也只能采用洋槐花。白色是洋槐的属性之一，羊的确也是吃洋槐花和洋槐叶子的。这些字句如果用于描述洋槐树和洋槐花，毫无疑义。

然而，该文在第三自然段中引述了《周礼·秋官》中一段记载：周代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三公朝见天子时，分别站在那三棵槐树下。并且进而言道：“周代的槐，有崇敬的意思在里面。槐又通‘怀’，是怀想与守望。”
在“槐花深一寸”一文末尾一段中，作者又引述了白居易写槐花的两句诗文，“薄暮宅门前，槐花深一寸”。接着作者发挥道：“我以为这是花落景象。古人尚不知花可以吃，或者，知可吃而不可吃，是为惜花。他们任由槐花自开自落，一径落下去，在地上铺了足有一寸深的白。真是奢侈了那一方土地，埋了那么多香甜的魂。”

上述两处引证以及由此引发的感慨，完全是作者的主观臆断和误解，殊不知作者所直观感知的“槐”和“槐花”，并非《周礼·秋官》以及白居易诗中所写的“槐”和“槐花”。因为，洋槐树只是在1877年，才从欧洲的德国引入中国青岛栽培的。因此，该文所引著作于两千年前的《周礼》，以及一千多



强词有理

□ 李伟明

接二连三，听到几个暴发户迅速垮台的消息。这些人，曾经是媒体热捧的创业致富“楷模”，而现在，却成了法院通过媒体曝光的“老赖”，时间相隔并不算长，前后比照，却让人恍如隔世。

关于他们的失败，有人认为是“命”不好，有人认为是政策变化所致，有人认为是受经济大环境影响。我却觉得，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而是：他们的躯体飞速地跑起来了，但他们的灵魂还没跟上——这几个失败的“前富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文化底子和后天修为都远远不够，而偏偏又要忘乎所以高调行事。就冲着这素质，好日子能长久才怪呢！

不妨简略回顾一下他们的发迹过程。其中一个，当年暴富，完全是误打误撞，赶上某个行业史无前例的“好时代”，一不小心中彩了，于是一时大红大紫起来。另一个，则是靠着些许投机因素捞到了一大桶金，这种事，本来就不可一而再，再而三。还有一个，基本上是凭借某股外力“虚

让灵魂跟上

胖”起来的，如今只是因外力畸形，于是自身被打回原形而已。因为他们那些非正常因素突然发财后，要么洋洋自得，挥金如土，以为“千金散尽还复来”，当初的“好运”将永远伴随自己；要么盲目扩张，从不分析市场前景，更听不进任何意见，但觉天下好事皆可如此这般唾手可得；要么倚财仗势，目无法纪，越雷池，闯红灯，为所欲为，总之干的都不是正经事。从他们的诸般表现来看，这种“土豪”的垮台，只是迟早的事，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也正是从这些“土豪”身上，忽然想起一个据说是来自印第安人的小故事：一队西方人到一处原始森林探险考察，请了当地几名印第安人当向导，辛苦跋涉三天后，印第安人便不再前行，要求原地休息。他们说：匆匆忙忙赶了三天的路，他们的灵魂一定赶上自己的脚步了，所以有必要停下来，等待灵魂追赶上来。

让灵魂跟上！印第安人这番解释，乍一听似乎莫名其妙，荒诞不经，细品味其实意味无穷、发人深思。

让灵魂跟上，不然肉体将迷失方向，步入险境。和印第安人的含蓄异曲同工的是，我们的古人早就说过一句貌似危言耸听实则屡屡应验的大白话：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富贵当思原由，不要以为一切都有理所当然，富贵是有过程的，一夜暴富之类，未必是好事，而不择手段谋求的快速“致富”，更是不可靠。富贵是需要德才来支撑的，就如同肉体需要灵魂来支配。你没这个德才，凭什么守住偶然在你面前路过的“富贵”？

“位”与“德”需要“门当户对”。可惜，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一点，所以，他们行事无所顾忌，胆大妄为，只求结果不问过程。除了上述经济上的暴发户，我们还看过不少职场上的“火箭”干部，他们的经历不也和这差不多吗？在自己的修养还不足以驾驭这个职位的前提下，通过某些不正当手段、方式，强行获得飞跃式提拔，可最终却因为德才不匹配，一夜之间回到起点，甚至落入法网，连“老本”也亏了。看看他们的悲欢沉浮轨迹，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